

那年我们去挖河

□俞赞江

2018年初的冬天出奇地寒冷,微信朋友圈晒着千姿百态的积雪照,就连南方的奉化也随处可见透亮的冰凌。青海的朋友把零下16度的室外活动照发上来,我告诉他们,你们还不如我们零下1度冷呢。为啥,他们是干冷,寒气游弋在肌肤表面进不去;我们是湿冷,寒空气能渗透肌肤,刺入骨头,叫砭人肌骨。这冰天和雪天地,在南方更能代表冬天的豪迈气概,成为冬天独有的标配。有了冰雪,这个冬天就有模有样,就有滋有味,才不叫暖冬,或被称作“伪冬天”。

我生命的长河里,已捱过无数个冬天,唯有少年时代的冬天,让人无法忘怀。那时我总以为,夏天是属于孩子们的季节,而冬天则属于魔鬼的季节。也许孩子们天性都顽劣,不安分,老天爷就唤来冬天这个恶魔,用寒冷苦其心志,冻其筋骨,以此锤炼少年人生,以备将来承担大任。

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冷酷,随处可见霜雪,西北风像一头怪兽,整天往人家屋顶窗门乱撞;那时的冬天比现在漫长,孩子们总是等不及春天,如果冬天里不是藏掖着一个日思夜盼的过年,宁可化作地下的冬眠虫,几个月蛰伏在温暖的洞穴里,来躲避外面令人畏惧的严寒。

那时的学校把学工、学农、学军作为首要任务,作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先决条件。学校所在地的小镇,工厂不多,部队也没有,我们理所当然选择了学农。而冬季学农最普遍的任务便是挖河劳

动,那可是农业学大寨的重头戏。

冬日的农村空旷萧条,田野显得苍白僵硬,大地像一位沉睡的老人,全然失去了往日的生机。挖河的地点毗邻北边的剡江,我们五年级段的同学到达工地时,几公里长的河道已开挖过半。河两边堆满了湿润的褐色泥块,远远望去,像两道黑黝黝的山脉往南北延伸。公社下属的每个村庄都包干一段河道,相互间开展竞赛,看谁挖得快。

天气格外阴沉,太阳钻进厚厚的云层里,许久不肯露面。北风击打在脸蛋上,似刀割般生疼。插在泥地里的彩旗,噼里啪啦在寒风中狂舞。一条条写着“愚公移山”“大干快上”“人定胜天”字样的红色横幅,被强悍的西北风刮得东倒西歪。工地上的一大喇叭持续播放着铿锵有力的革命歌曲,试图鼓起大家的冲天干劲。挖河的农民足有几千,远看像蚁群在蠕动忙碌。每天挖掘的进度尽管凭肉眼很难看出,但投工的数量却是巨大的。

我们被编成一个个劳动小组,每个小组七、八个人,各由一位农民大叔带领,他负责挖泥,我们负责传递泥块。挖河的工具以铁锹、铁锹为主,挖泥时,锃亮的铁锹垂直插下去,再用脚在沿口狠狠踩一下。铁锹插得越深,撬出来的泥块体积就越大,递到我们手里的泥块就越沉,捧着就越吃力。大叔在河床底部挖,我们每人间隔两米,由低到高,依次传递上去,把无数冷冰冰的泥块层层叠叠放在河岸,形成高耸的河堤。

这挖河要是发生在春秋季节,再苦也能忍了,但在严寒天气,这样的劳动真是致命,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发育,像没有长全翅膀的雏鸟,是断然承受不住这种高强度活。更严峻的是,我们都没穿暖衣服,薄薄的衣衫无法阻挡寒冷的侵袭。每个人的双脚只能固定位置,不能随便挪动,像是流水线上纹丝不动的零件。时间一长,双脚冻得失知觉,仿佛冻了一对插在泥地里的冰棍。脚冷腿就冷,腿冷全身更冷,我们在寒风里瑟瑟发抖。那双沾满黑泥的赤裸的小手,每递过去一捧沉重的湿泥块,就得使劲搓搓手,并用嘴呵口热气,让红肿的小手稍稍暖会儿。没人会送手套给我们,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学校、当地的农民们。在那个年代,戴手套干活表明你怕苦怕累,暴露你的劳动态度有问题,我们做梦都不会去惦记那娇贵的手套。

约两小时后,我们的衣裤、鞋袜全粘上一层厚厚的烂泥,身上的热量开始渐渐耗尽,干瘪的胃在咕噜咕直叫唤。肚子一饿,人感到加倍寒冷。有的同学望着青灰色的天空发呆,有的同学不停地流鼻涕,有的同学悄悄地抹眼泪。在流泪的同学当中,我是其中之一,幸好没人瞧见,避免了被人笑话的尴尬。我坚信,我们同学当中,我的衣服穿得最为单薄,御寒的能力也最差,两条卡其布单裤纸糊一般,让寒冷轻而易举地攻克我的肉体。冬天本来就够冷,而在如此糟糕的劳动环境中,寒冷的程度被进一步加深,寒冷的威力被无限放大,谁都对那次

的挖河劳动刻骨铭心。

这半天实在太漫长了,我们怀疑时间也像河渠里的水,全让冰封封住了,再不会往前流淌。

头顶依旧不见太阳的影子,附近村庄的上空,有大群的麻雀扑楞楞滑向远方黛色的竹林,它们在寒风肆虐的天空,压根没觉着冷,而我们却连一只麻雀都不如。田野上有零星的稻草蓬兀立着,似金色的蒙古包,这让我们想起了什么,对呀,那是我们冬天常做的捉迷藏游戏,在稻草蓬的肚子里挖个洞,人藏进去,既隐蔽安全,又温暖幸福。可现在这成了可望不可及的美梦。

那时我纳闷,这挖河干嘛要放在如此可怕的冬天,后来明白,冬天是属于农闲,农民们把地里的活都干完了,有大把的时间和精力,有充裕的劳动力;还有,冬天相对干枯,雨量少,挖河不积水。但这让我们遭了殃,寒冷这魔鬼专门揪住小孩不放,却不敢去纠缠大人。那时我们无论如何想不到,很多年后,一种神通广大的铁臂工具诞生了,它可以完全取代成千上万的人工劳力,一条笔直的河流被几台大型挖掘机左右折腾几天,就可以轻松搞定,再也看不见男男女女少浩浩荡荡挖河的场景。

那天暮色苍茫时,天空忽然飘起了绵密的雪花,公社领导在高音喇叭里紧急宣布了劳动结束的消息。顿时,几千米长的工地上传来盛大的欢呼声,人们感谢老天爷的眷顾,那场姗姗来临的大雪,让我们提早半小时从苦海中解脱。大家万分欣喜地从湿冷的泥滩中爬上来,发疯一般跑向回家的路途。

我从黄贤来

□南慕容

我从深谷逃逸的商山来
皓首阅尽春秋,宽广的衣袖
收起了秦汉烟云
采芝在黄贤的茂林修竹间
把飘拂两千多年的白发
编织成一张张丰收的渔网
渔火一吹,就成为东祠庙里
那绵延至今的人间香火

我从碧波环绕的孤山来
领着梅妻鹤子,把暗香与疏影
还给故乡的月光
隐逸在东元塔巍峨的身影里
我愿抛下一生的诗词
换回上林书院的朗朗书声
涛声远逝,惟有明珠湖的春水
流漾着梅鹤剧院的灯光

我从东渡扶桑的舟楫来
行尽江南烟水路,把馒头的福祉
留给奈良和京都
沉醉在上楼和快活林的年味里
我要用七百年的思乡之情
敲响蟠龙寺的钟声
风声入“林”,惟有天坛祈福的目光
脉脉流过了宗谱上的姓名

我从烽火台的鸳鸯阵来
走遍了海上长城,浴血的战袍
点染锦绣山河
矗立在肃穆的炮台前
我要用千古流芳的抗倭精神
守护扬帆出航的渔船
千帆过尽,惟有清和门前的白鹤
带着和平的祝愿飞向蓝天

我从“浙东衬衫村”的流水线来
乘着“省级森林公园”的飞瀑,把
美丽庭院
献给“中国绿色村庄”
置身于文化庙会的民俗表演
一把“天竺篾厂”的篾刀
穿越了慢慢别院的“匆匆那年”
岁月流逝,惟有“重走长征路”
才让我不会忘记当时的出发

我从肖孙阁和商山古桥来
我从沿海公路和越野赛道来
我从“家风村训”的稚嫩童声来
我从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来
我从发展生态旅游的鼎新蓝图来
我从山海奇观,璀璨人文的黄贤来
带着再次腾飞的希冀
抵达梦中的家园

三味夜话 ④3

我们的初心

□沐小风

1月23日。吃过晚饭,骑车出门,赴2018年首期三味文学之友沙龙。

过奉化剧院,见大量身穿反光背心的交警忙着疏导交通,遂想起一场号称奉城有史以来最高大上的交响乐即将开演,并一票难求——可能世上也就只有文学和音乐才有偌大磁性,于这冰冷的冬夜将人吸出门去。文友中爱音乐的人儿不少,就连新晋作协主席高鹏程也说要去看摩。再想起流感肆虐,几个中招的文友已提前请假……于是在寒风细雨中不免为这期沙龙的人数而忧心忡忡了。

一进书店,就瞄到轮椅上的虞燕和她的护花先生,杨洁波、叶辉又接踵而至——我心稍安。上楼,意外看到高老师正与陈礼明及76高龄的汪知羞两位聊得正欢。他说自己纠结良久,最终还是投向文学女神的怀抱。正开心,沈潇潇、原杰、王杰明、陆旭光、毛立纲等人陆续出现,大伙儿围坐桌前,完全不像我担心的那样稀稀拉拉。陆旭光还带来一个名叫应亚亚的文学爱好者,我相识不久的凯莉也追随而至。新面孔就是新鲜血液,在座的每一位仿佛也都焕然一新。

由于此前曾在微信、QQ群中发布过本次沙龙的主题是聊聊文学初心和创作打算,汪知羞第一个掏出了精心准备的文稿,念了起来。这位在沙龙里“写作工龄最长的人”,回顾了已与文学(诗歌)的遭际,分享了他热爱的诗人诗作。“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生活在社会底层,文学是我坚持活下去的精神力量,阅读与写作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他称沙龙是他生命的加油站,深情表白赢得了所有人的掌声。

陈礼明的诗作于2017年底荣登《十月》杂志,但他一点也没显示出喜气,却对自己近两年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反思,对自己的多首旧作进行了冷静剖析,因为“每一位写作者(写出来的东西)应该对自己有所交代,而不是形式上随大流,感情上自我陶醉,因为这是很恶心的自我欺骗。”我尤其欣赏这位“诗坛归来者”(高鹏程语)所言,“诗人的内心要先点亮蜡烛,而不是去外面寻找烛光。”早年与陈礼明同为支文学社成员的毛立纲深受感染,表示他坚持每日一诗已逾百日,接下去将继续多看、多思、多悟、多练,以寻求突破。

虞燕有两个短篇小说上了《作品》杂志今年第一期的头条,她回忆起自己的文学源头是小学时一篇被老师当作范文的作文和之后漫长青春期里的情书飞鸿。一阵欢乐的揶揄之后,她言归正传,说写小说让她变得宽容。她引用作家孙频的话,“生而为人,我们都软弱、自私、贪婪、痛苦,需要被认

可需要被赞美,我们就是这样一种生物,终其一生都在与自己的弱点搏斗,不停完善和修补自己冲突的、分裂的不完美,写小说的代人感让她学会换位思考。“艺术是什么?艺术就是让我们活在世上不那么苦痛的东西吧,哪怕它只是一种幻觉。”

杨洁波的第二本小说集出版在即,不久前她却想“沉淀沉淀再说”,后因出版社编辑的喜欢而决定如期出版。她说自己当年写小说是因为口头表达能力差和孤独感。她前期很多被冠以“青春类型”之名的小说都发表在类型文学刊物上,但读过的人知道,她的小说探讨的是生命、死亡、信仰等这些有重量的东西。她分享了自己的阅读经验,谈到金庸、胡迁、双雪涛,分析这些年写作内容的变化。她很高兴自己还在写,抛弃功利心在写,写自己的成长经历,写对世界的认知,写着写着,内心就契合、理解了这个世界,拥有了悲悯心,“我还在写,就是好的。”高鹏程接过话题说,写作是建立与世界沟通的基点,它不固定,在变动,只有与时俱进,抓住它,占据它,才能最终找到通往自己内心的路径。

叶辉说起多年前自己的小说在“东论”文学版块某次征文大赛中得了一等奖,他以他一惯的“叶式语言”说那300块奖金购买的啤酒与小龙虾就是自己的文学动机。他认为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文学”的功能首先应该是自娱,阅读与写作能让他感到快乐,就足矣。至于说他小说写得怎么样,那说的是他当下的水平,不代表未来。

时隔15年再次于去年在《诗刊》上发表诗作的原杰坦言自己的文学初心极其功利,想着写出好诗歌,当作敲门砖改变命运。他最早的诗出现在1974年跟中学同学去九峰山春游时,口诵“发表在九峰山上天空中”。今年已到退休年龄的原杰近两年来编篡了一部内含166个诗人诗作的《奉化历代诗选》。他说,为奉化诗坛做点事、留下点东西是自己的心愿。希望自己以后能毫不遗憾地说:文学陪伴了我一生。同龄的沈潇潇回忆起在文革时期大量中外文学佳作被禁的中学时代里无书可读的境况,及后来文学梦的萌动。王杰明则投入地谈及文学作品中的灵魂、灵性、灵气……

“初心,是说什么为什么出发——什么承载了我们的青春,什么就是我们终生的信仰。乡愁,是问我们在守望什么——对写作者来说,写作就是我们的乡愁——我们到不了,但希望能够抵达。与世界对话,表达出自己真实的需要,替我们守候、瞭望,这就是文学存在的意义。”沙龙在高鹏程诗性的语言中结束。



万木冻欲折 孤根暖独回 方亚琪摄

忆老娘

□谢伟

老娘离开世界已100天了,世事如常。但对我们儿女们来说,仍然是忆往昔,悲难控,处处都有老娘的影子。听一首“烛光里的妈妈”,就会泪水涟涟,老娘临走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老娘的生命气息,像残烛,在晨风中摇曳、挣扎!最后化作一缕青烟,慢慢消散在空中。从此,最爱我的那个人走了,走了,永远地走了!愿老娘在天堂一切安好。

其实近半年来,老娘的健康状况就开始变得不那么让人乐观,吃得很少,而且有时候糊涂,每天昏睡的时间也很长。直到各器官衰竭到不再运转,停止了工作。虽然对此状况已经有所心理准备,但事到临头还是万分的

不舍,遗憾连连。

老娘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无论遇到什么事她都想得开。文化大革命中在一所小学当校长的老娘蒙受不白之冤,遭批斗游街,被关进牛棚,但她觉得自己没问题,多少人指责都不在乎。清者自清!

老娘的坚强也令我钦佩。老爹从1992年脑梗到去世,近20年时间,当时两个妹妹还小,老娘既要服侍老爹又要打理家务,而自己常年皮肤病又很严重,这些年她几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老娘小病小痛不断,前后动过三次手术,每次手术后老娘总是撑起虚弱身体坚持康复运动,她说多运动以后可以减少赖床,减轻子女负担,正是老娘这种常人所没有的毅力和意志,才使她一次又一次站起来。她那坚

持运动的理念也确实有效,老娘真正赖在床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也就临终前半个月。

老娘的心胸也是很多人无法比拟的。记得我们小时候,因老娘生了四个女儿,有重男轻女思想的爷爷奶奶硬要把我们赖以生存的一间楼底房子让给有儿子的叔叔居住,我们只好住在学校宿舍楼里。没有了家,老爹老娘工作调到哪里,我们一家拉着手拉车,就把家搬到哪里。那时小学老师除了白天工作,晚上还要办公公,老娘没有时间烧菜做饭,星期天做好菜,有时一个星期就是一碗油炒咸菜,一个月里偶尔也会少赖床,减轻子女负担,正是老娘这种常人所没有的毅力和意志,才使她一次又一次站起来。她那坚

口,头一口,尾巴一口,生活非常艰辛,经常申请困难补助。但后来叔叔儿子上学,老娘不计前嫌,克服困难,资助叔叔儿子上学。

老娘用她那弱小的肩膀,担当了无数困难,可是她从来不说苦。她为了儿女们的幸福付出了她的所有一切。在她身患重病期间,仍然处处为我们着想,心里虽然非常想让我们常去看她,陪她,又怕耽误我们的工作,常对我们说要以工作为主,要是没有空就别来了。望着老娘逐渐瘦弱的身体,我们知道老娘时日已经不多,我们是陪她一天少一天了。

想到老娘一生的艰辛,使我们做女儿的真正体会到:儿女们的寸草心,永远报答不尽她那三春养育之恩。